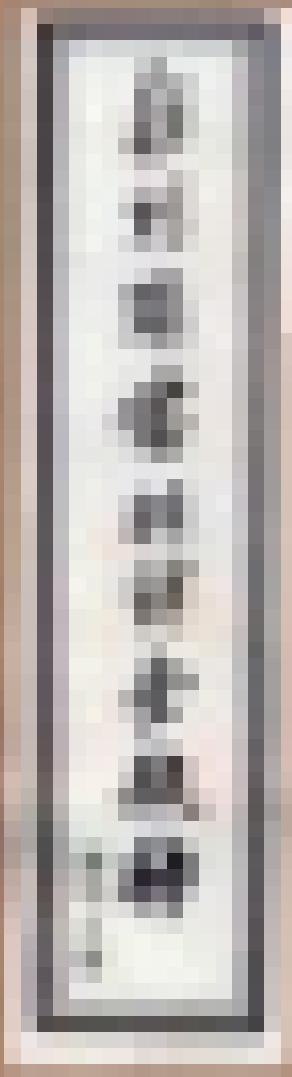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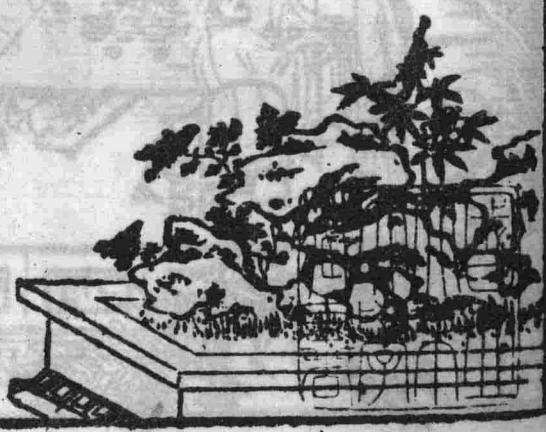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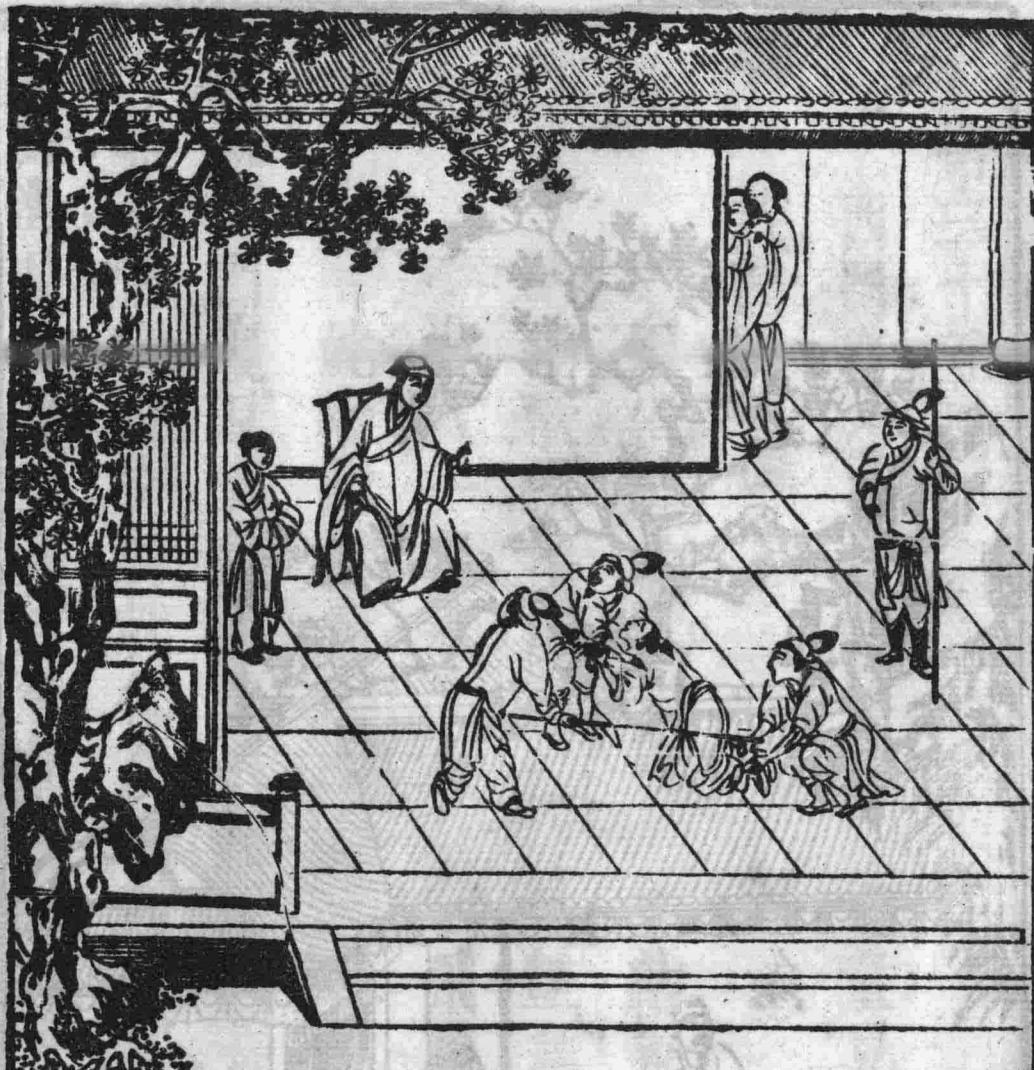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三冊





書童見作女粧媚客

卷之三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詩曰

娟娟遊冶童。

結束類妖姬。

揚歌倚箏瑟。

艷舞逞媚姿。

貴人一蠱惑。

飛騎爭相追。

婉變邀恩寵。

百態隨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

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除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睃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

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卑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腮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還是好人、

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都○是○爲○嘴○起○妙○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

補○根○

鋪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
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没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拏

着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土。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扳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書童在窗外聽，覲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

趣人之意。

寫出羅子
神情

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那裏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啞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

畧。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
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
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
捕。着。捏。殺。蠅。子。兒。是。的。知。道。幹。的。什。麼。蘭。兒。恰。是。守。親。的。
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根。前。推。寫。案。他。便。倘。刺。在。床。上。
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有。鍋。鑊。
吃了。他。是。的。賤。沒。廉。耻。的。貨。你。想。有。個。廉。耻。大。白。日。和。那。
奴。才。平。白。關。着。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
了。到。晚。夕。還。進。屋。裡。和。掩。每。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
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

見來我便捫在牀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囉紗片子，拏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尺頭，一答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

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個南京
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
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鋪討去。
罷。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
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
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
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
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道。好姐姐。怎
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敬濟換
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

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

○老○到○

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櫺子關着說

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
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

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

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

○更○老○到○

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櫺

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繇

他坐去不想一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坐着迎春

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段見白賚光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盃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見身穿著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榦襪子。坐下也不叫茶。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畢竟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

可怜

麼。西門慶道。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盡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營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童太尉侄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見纏。擎上茶來。白賚光纔擎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擎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

因後被亦
先叔得跡
虞妙

邊穿衣服去了。自齊光縣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
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
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奉了兩盞茶來吃了。
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
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
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銜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
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裏
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
這里着人尋個菴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厨役
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

的真扯淡
落運人語
言無味者
如此

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賚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當。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

只
種寫世炎
涼惡態使
人欲涕欲笑

幾句話。搶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棹兒。擎了四碟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觔。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賚光纔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謊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陽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

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椅子坐下。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裏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顧摶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

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湏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見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塗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叫。這里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

個在軟壁後聽。金蓮便問你在此聽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真他放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耻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耻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秋秋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兩盒噴飯。又是一譚金華。

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耻。貨來家。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菅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闌着。就在窓下站着。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耻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臊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

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自○已○也○在○裡○兩○有賢有愚。莫不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肚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冤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

運的行動就是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
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
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
但來家就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大白日
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說的一個個
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敎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
右掩的。先擎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
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擎了他箱內一
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
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

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
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
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
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
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
筋的，倒是有斬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
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
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
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
亂唧唧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

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臊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達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飾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

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晚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責四來。興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甚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齊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还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直等擎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打

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
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
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
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頸根軸。
子爛弔了。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耻。
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
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
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
老婆不知餓的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
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見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

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鋪子裡篦頭篦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嬾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局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責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責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拶了一拶了。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

頭套在拶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見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撒子兒擎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廝熱亂胡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罇金華酒。一隻水晶鴉。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鱠魚。帖子正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

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
擎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里，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全○已○在○內○
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鶯酒別的禮物，令擡回去了。教小廝擎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

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鶯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說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叙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擎來。桌上擺了許多下飯。把金華

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瓶兒篩熟了擎來教書童斟酒。伯爵分付書童見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擎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擇幾個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擎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見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着手。

伯爵差排
指勒處節
節多端然
而正中主
人之好此
其所以莫
逆也

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
下邊搽畫裝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如個女子打扮。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

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看兒淡了誰描因春
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
你數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
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簾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
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
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
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陘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
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

說得正正
經經何等
侃鑿

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鋪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只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

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

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跪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

拾怎的樣了。費四道前一層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日那曹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費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

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限
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折他的。休說木料
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
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
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
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撋不
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責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
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折了來罷。責四道小人
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責四吃了斟
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

的酒沒趣。取箇骰盆兒。俺們行箇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箇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哭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廝擎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在那裏。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擎兩個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卽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骰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椿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材。忒詔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

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呌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呌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道。我唱箇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入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擰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鶯綰着烏鵲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

伯爵吃了酒過盃興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擎過盤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菓子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箇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口頭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擎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

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
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
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杯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
只當俺一家享順一鍾兒該韓縣計唱韓道國讓貢四哥
年長貢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
貢四說道一官閒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
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缺着行房
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
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貢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
府又不老别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貢

四聰見此言。謾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
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
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
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待擎起骰子
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
窖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
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縣計你擲罷。道國舉起骰兒
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
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敎書童合席
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

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繩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王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擎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丢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轎

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
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
的燈籠在那裏，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個來。
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
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拏幾個來？棋童道
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
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
囚根子！○問○得○精○細○他沒拿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
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
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

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荅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呌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裏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踢見。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

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真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寵上着一把兒熱寵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晦氣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

去却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
來安兒問你爹在那里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
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裡唱哩。娘
每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櫈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
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
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
西門慶悄悄使琴童見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從
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
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
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

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耻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耻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秋秋奴才窺。說畢見西門慶。

不來使性兒關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營工在庄子上撰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正行令之間可可見責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責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責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責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責四這狗嘴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

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見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祇恨閒愁成懊惱

豈知伶俐不如癡

桂有三兩錢，天曉得他拿來益處，倒賣去。那張四娘說：「娘子，你借出這錢，因出卦，卦說：『一卦卦斷，喊冤賣四。』果然害卦，卦年背五卦。」今丈母一百根賣四，不刻與她出卦。卦說：「不來割卦，鬼閻門鎖。」不扭頭，就出卦。卦說：「不



蔡狀元畱飲借盤纏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畱飲借盤纏

詩曰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覓

豈不憚跋涉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羸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寢今日有東昌府

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帖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卽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賣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

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
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爲人之事
雖感德如
雲峯亦要
忘了況其
他平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
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
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
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
長班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
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
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舖子裡去了又不題
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

丁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漿。比不得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踏

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老爹這

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
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
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
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
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
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
了。狀。元。授。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
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
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
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

爲已之事
便牢記在
心

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
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
只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
酒麵雞鴛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
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
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檯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
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
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
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
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

彼此稱雲
峯以爲榮
寫出仕途
之誠

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
茅茶。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
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
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閻
閻。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
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
生華輦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
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
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
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

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詰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囑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旣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擡過棋

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內中一個答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裡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

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覓夢牽，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

金殿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

金瓶梅
邊書童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
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繩綯料應夫婦非今世
前生種玉藍田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
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
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
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
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
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

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
二人答應、其餘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
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
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
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
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
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
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
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
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

雪洞內裡面暖騰騰掌着燈燭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洒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人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擎住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籠兒高擎玉筯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

上擺酒伺候，饌盤酒飯與脚下人吃了。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賙，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兩人俱出席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蠅居屈尊，多有壅慢。

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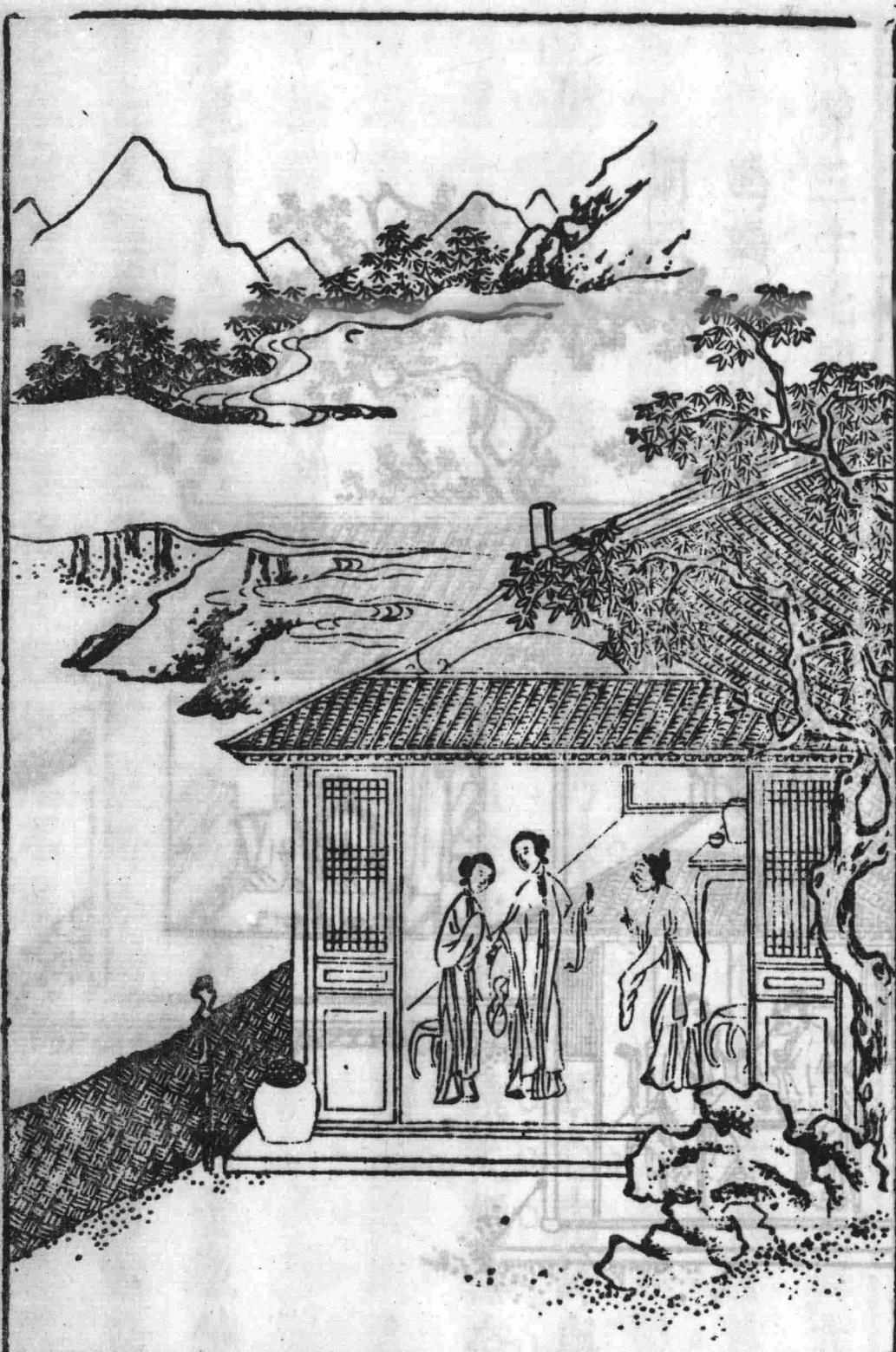
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

高漢子深悲父母而遇妻妾，至榮枯離異，不復相容。後反安寧，安其土，殖其孚，足財更移，止求富貴，因喪失中，大失亦大回。積存三萬金，以助十娘金錢，笑而樂嘆。出兩女，其生也，皆有金玉之飾。名之曰：二女有金二年，出點水，名其夫是金金。金於醫道，善合香，五百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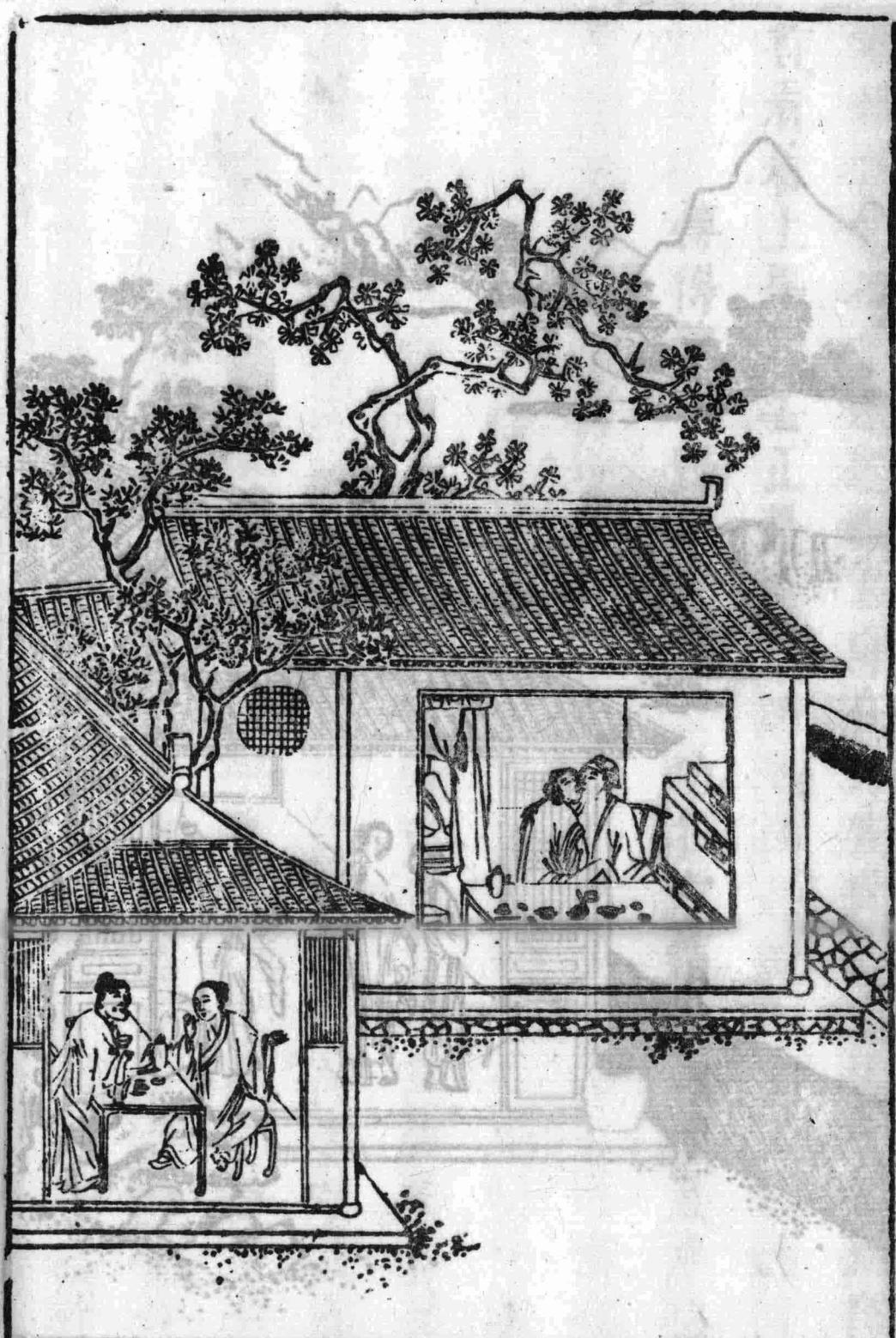
目，醫配四物，每遇人，必以金銀兩相贈，人以之為奇。

第三十七回

鴻鵠說媒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詞曰

淡粧多態更的的。頻回盼睞便認得琴心先許與。
綰合歡雙帶記華堂。風月逢迎輕嚦淺笑嫣無奈。
向睡鴨爐邊翔鸞屏裡暗把香羅偷解。

右調薄倖前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廝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

幾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前過他娘請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纔弔起頭見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見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見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

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下
音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見來我
瞧馮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
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韓夥計的女孩兒
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
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
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
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來回話
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
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

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些備辦。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罷。他那里要的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喫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

你當家三
字舞意中
只噫隱公
挑

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見。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見。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敎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見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同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

觀丟下一
語則韓道
國明放此
着可知矣

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
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
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攏。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
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
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
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
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金。比。甲。玉。色。
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脚。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
瓜。了。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粧。
色。油。樣。但。見。

看得有次
第自是好
色中明眼
人

想起從前
作証透甚
妙甚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嬾嬾婢婢、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鬢看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颺、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嫗連忙擎茶出來、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

口角甜甚
巧語撩人
豈能不惑

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漫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嫗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挿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

我去罷不坐了二語。不獨單戀不肯出門。且有許多追悔。先回在其申下。語微妙。

門慶見婦人說話垂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牽。既是韓駢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環之類。月娘道父緊賚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駢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

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妝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礮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夫又撥了兩名排

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问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見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也未曾去。

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鉢。撿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便作善。

似坐似想
以托怨口
角宛然

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了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熟飯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呷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算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

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熟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裏晒牙楂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俊話兒。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

數語是自
謙亦自喜
出望外所
以一說便
肯

個人見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保舉個人見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

閑人見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擎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擎盤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

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
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
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
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
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
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
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擎上茶來，婦人
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
進房裏坐。正面紙窓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
綾剪貼的張生遇鴛鴦、蜂花香的弔屏兒，上桌鑑粧鏡架。

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擎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薰局妙東輒西輒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

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道：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机兒上坐下。厨下老媽將嗄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

來益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遙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遙。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搭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襯。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移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騎起足以手導那話入。

甚○在○行○

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瓊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闖。勇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忪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福兵。一個輪傍牌的。上下夾迎臍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蹠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綉花來刺。牛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鬪多時。欵擺纖腰。再戰百回。疾不去散毛。

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軍盧點鎗側身逃命。

走。騎。落。馬。須臾。踩踏肉爲泥。溫緊粧呆。填刻跌翻。深澗底。大拔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効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

子平云且
病方爲貴
皆知五六
見之受用
處在有此
生病也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捺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丢身手。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咂。髡髮把髡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越禁不的他吮啄挑。

弄登時就一起自這兩椿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入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要要。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獵子街線鋪裡。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計了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獵子街房裡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懃懃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

每日在婦人這裡打勤勞兒往宅裡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開。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畫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是好寫字的。」待老馮老媽別有頭路則一味「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鹽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請。」看你就「就是不閑。成日換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嘴也趕不上。在這里換什麼錢？」虛混此輩之無情不足取如此

瓶兒何等

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見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慄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驃子差些兒沒吊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吊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見。只見玉簾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

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
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
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吃他咭咭了這一回來了玉
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
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
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
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
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
回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
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

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獷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糞我明日蚕

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見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里小鬼

兩頭來回抹油嘴

一日走勾千千步

只是苦了兩隻腿

